

江山代有才人出

毛鍾新

戴笠將軍別傳之三

要給戴笠先生寫傳記，要了解他的人格結構與心路歷程，不可避免地要提到若干代以來的江山鄉賢輩。

戴先生平生知人論世，非常重視一個人出生和成長地方的地理環境、文化背景、社會習俗，用他自己的說法，叫做「民族性」。

漢奸羣中拔奇士

舉一個例，熊劍東原服務康澤的別動總隊，京滬淪陷，逗留上海，頗為招搖，為當時上海區負責人兼忠義救國軍上海辦事處主任周偉龍所深惡，熊劍東後來參加偽組織，在周佛海那個集團裏混，戴先生已密令制裁，後來有人向戴先生談起，熊為浙江曠縣人，戴先生立表駭異，說：「他是曠縣人？我原以為是××人，不可輕敵。」重復說「不可輕敵」，立即改變態度，到香港設法找到關係，與熊妻見面，要她持親筆信去上海，要熊劍東盡量發展，俟機為國効力。卅四年抗戰勝利，戴先生九月一日自重慶飛上海，熊已為偽財政部稅警總團長，戴先生親與晤談，要其安心。交通警察總局成立將其所部編為兩個總隊

，熊任第七總隊長，卅五年八月在江蘇如皋之林梓丁堰，為匪陳毅部第一、四、六，三個師共三萬餘人圍攻，以眾寡懸殊，傷亡慘重，突圍受傷，壯烈自戕。

這件事足證戴先生知人之明，與熊劍東果然不負戴先生之越格賞識，亦證明他重視的民族性深有道理。

特警班招江山人

二十四年，杭州特警班之乙訓班招生，戴先生派人去曠縣、江山兩地招考初中畢業生，指定只要這兩個縣份的人，派到江山去招生的是劉乙光，黃埔四期出身，現尚在台。乙訓班畢業生是以行動員、交通、警衛任用的。

二十八年，杭州站兩次被破壞，先後任站長廖公劭、毛森被捕。繼任人選，戴先生指定要在曠縣和江山兩縣幹部同志中遴選。

三十二年，戴先生交卸了財政部緝私署，出巡東南，部署工作，並至安徽歙縣雄村，成立中美第一特種技術訓練班，調訓並裝備各行動隊、鐵道破壞隊，與忠義救國軍，道經江山保安，派

毛萬里、毛森去石門南十里之仙居寺，相傳為宋王安石之讀書處，明刑部尚書毛愷，未第時亦讀書其中。

明毛尚書讀書處

江山自唐武德四年建縣以來，一千三百餘年間，只出了一位尚書，民間有說不盡的和他有關的故事，相傳毛以耿直忤時相嚴嵩，嚴黨趙文華與毛同里，力為掩覆，每逢嚴父子生日，多備一份禮品，以毛名義餽贈，後為毛所悉力止之，卒為分宜所陷，置重辟。

明史毛愷與趙文華傳，却無此說，趙文華慈谿人並非江山上台人，愷任刑部尚書，按給事中張齊行邊納賄，高拱再相，愷為徐階所引，乃乞休以避之，後詔奪愷職，可是並未坐牢，更未處死。戴先生要他們去從山川形勢中實地察勘，為什麼自古以來，江山人做官都沒有好下場。我想這只是排洩胸中塊壘，非關世俗風水，他們兩位都不習堪輿術。

卓詭異常的奇士

明天啓三年，萬曆進士，江山徐日葵作京東江山會館記：吾邑江郎雄藍，須水逆環，客有道經吾邑者，謂其間必產奇士。

江山出卓詭異常的奇士，而不出「福祿宜之」的大官，千餘年來歷史人物，堪作說明：

唐代江山出有黃龍禪師，自西方卓錫南行，途次遇虎，咆哮欲撲，向其說法，虎伏地點頭。後在江西鉛山鵝湖參禪，說見峯頂山志。台北找不到此書。

忠義傳中太學生

宋史忠義傳，有兩個江山籍的太學生：

靖康之難，徽欽二帝，父子淪胥，社稷蕪弗，江山仕陽人徐揆，初入太學，欽宗詣金營不歸，揆率諸生扣南薰門，以書抵二酋（想係鞞離不，粘罕，金兩路侵宋之主帥），請車駕還闕，二酋見書，使以馬載揆至金營詰難，揆厲聲抗論為所殺。

有人和揆說：子雙親垂白，無位於朝，乃以死殉國乎？揆曰：昔齊有王蠋，義不事燕，絕脰而死，齊之殘民感激奮發，而田單得以成功，今國破主辱，可無一士死難？揆不敏，竊自比于蠋，庶天下士奮義而起。

欽宗本紀，提到兩太學生，陳東和徐揆，沒有官職，未食君祿的太學生，見于帝王本紀中，這是異數，而人家伏闕上書，只是嘆嘆，擢大名以去，他却是以生命和鮮血，為天下激勵忠義。至今即是專攻歷史的人，不一定記得他的名字。

閻家殉難徐松堅

順便值得提一下的，八百年後，江山仕陽出徐松堅其人，出身上海法學院，歷任杭州站書記，毛森被捕後，代理站長，後調天目山浙西行署情報室主任，三十八年京滬淪陷，時任浙贛鐵路警務處段長，自動請纓，任保密局上海站長，以其子昂里（畢業息峯特警班電訊系，勝利後考入浙江大學電機工程系深造。）為報務員建秘密電台與台北通報，妻龔傑文，女徐俐，徐伶任聯絡工作，岳母經營小工廠作掩護，組織發展至杭州、蘇州、南京，四十年被匪破壞，在上海逸園召開人民大會，公審處決，閻家殉難，國防部以少將陣亡例給卹二十年，無親人具領。

八口全忠青史永

德祐之亡，伯顏入臨安，擄恭帝宮室百官與大學諸生北行，江山太學生徐應鑣，與其二子一女賦詩自誓，具酒肉祀岳飛，太學故岳飛第，有飛祠，以祭餘酒肉餉諸僕，令醉臥，乃與其子女入梯雲樓，積書籍箱笥，縱火自焚，有僕未寐，呼救滅火，與其子女快快出戶去。翌日得諸屍于祠前井中，皆僵立瞪目，面如生。宋史與陸秀夫、張世傑合傳，私諡正節先生。明李攀龍，王世貞，海瑞有詩篇以歌詠之。

李攀龍謁徐正節祠詩：

批荊何勞問楚巫，稊稂霜氣寄青蒲，
吁危烈士乘箕尾，事去孤臣泣鼎湖，
八口全忠青史永，千秋正氣紫雲扶，

不知故國西陵月，猶照亭台豆豉無。

我們古來談忠，是有條件的，史記豫讓傳，「國士遇我，國士報之」，沒有食君之祿，不必忠君之事，更談不上以死殉之。亡國亡天下，匹夫匹婦有責，明清之間，顧亭林才有此說。這兩個江山籍大學生的特立獨行，給忠義創了一個新榜樣、新形象。

從君萬里身漢北

徽欽二帝被擄北行，廟堂大臣，皆竄亡為自全之計，江山江郎街有祝廠，在汴京為小吏，激于忠義，尾之以行，金兵不許，再三撻之流血，仍百折不撓，路死沙漠。「兩目皆花血淚飛，精忠報主殞砂旬。」其子祝光煊，萬里跋涉，自江山尋至五國城，君臣抱哭，二帝告以汝父狂風飄散，未知生死在何方？光號咷回頭，終在路上受人指點，在沙漠找到父堂，佩玉鐫名無誤。「開堂負親望南回，雪滿關山風凜凜。」江郎街祝姓譜牒紀以忠孝合傳，明翰林學士宋濂為作長歌，歌誦其愚忠愚孝。明商輅有詩：

報國精誠遠上穹，滿途血淚杜鵑紅，
從君萬里身漢北，奇節天生名宦空。

江山自古稱才藪

浙江在南宋，學風最盛，江山亦稱才藪，應童子試者千餘人。江山重修儒學碑記：江山蕞爾國，而遠與瀛洛闢關之學相終始。

朱晦庵作江山景行堂記結語：「夫以區區百里之間，而其先賢之學行氣節，可以風勵當世而



戴笠將軍與家人合影前排中坐者為戴笠將軍的母親藍太太。

興起後來者如此，可謂盛矣。」

宋元學案江山人

全祖望說：宋世學術之盛，安定泰山為之先河。安定學案中其門人有兩位籍隸江山：

正介先生周穎，以行義稱，與趙清獻締交。熙寧初召賜進士第，王安石禮敬之，問新法何如？對曰：市易青苗，一路蕭條。安石不樂，出宰樂清，卒。有正介先生集。

履中祝常，登進士第，王安石著三經新義，詔以常為編校，常以正義難之，忤安石，出宰平陽，著有蓬山類苑，清高集。

龜山學案中有江山人九：

逸平先生徐存，學與行高，講道于家，執經前後者千餘人，時相秦檜欲識之不能得。朱晦庵少時見存于清湖，存告以克己歸仁，知言養氣之說。其門人著者有鄭升之、柴璣、柴衡、江泳、周賁、周孚，皆籍江山。

柴禹聲、柴禹功亦受業于龜山，所居潛心堂，伊川門人鄭柄為之記。

宋代一八一進士

有宋一代，江山出進士一八一，其中如：江躋，累官殿中侍御史，紹興初率全台攻丞相朱勝非，更五六疏，忤旨罷。

柴中行，紹興進士，時以伊洛為偽學，會鄉試取家狀，必令書不是偽道學，公曰：自幼讀程氏易傳，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祝夢熊，嘉泰進士，累官監察御史，請弛偽

學之禁，忤韓侂胄，罷，又以聚徒講學，謫黃岩尉，寇犯境，率義勇距之，被執不屈，死。

毛注，元豐進士，徽宗擢殿中侍御史，疏察京擅專威福，動搖中外，左遷。

陽明奇江山門人

王陽明在江山有學生著者三人：周以善積，鄭德夫驥，徐孔霖霽。陽明有兩篇文章：贈周以善歸省序，贈鄭德夫歸省序。今存陽明文錄，說明接受這兩個學生的經過：以善聽陽明講學遲疑往復，數月始執弟子禮。德夫聽講學旬有九日，始師事之，都是親聞于耳，內證于心，而慎重決定。並非輕易慕名，具贊稱門生的。自古以來，江山人頭骨硬直，頭昂昂然，只想卑視衆生，不喜歡隨便向人稱弟子。

陽明弟子以千數，王學氾濫，有滿街都是聖人之說。嘉靖七年，陽明薨于南安，迎醫診藥，涕泣送終的弟子只有一人：江山周積，並躬親殯殮，心喪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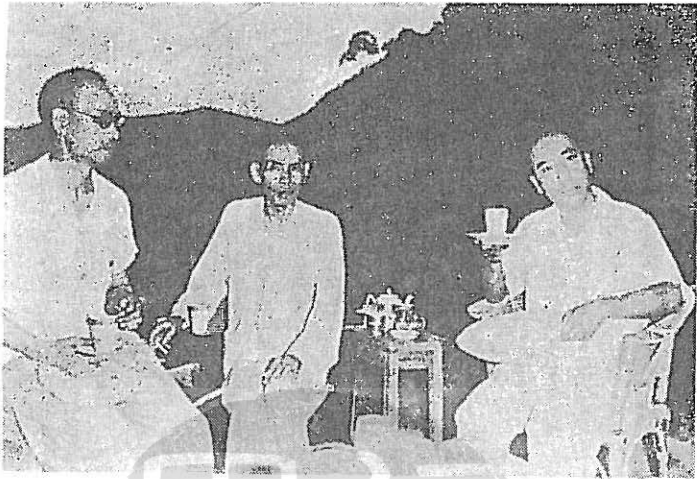
德夫正德進士，歷官韶州知府、雲南按察司副使，從征安南有功，詔記名宦，邑祀鄉賢。

孔霖任諫議大夫，疏救夏相國言，受廷杖，藏其血衣于櫝，以示後人。櫝存江山城內方伯第樓中。劉眉士詠詩云：「衣冠髣髴魂歸來，烈血千年不化碧。」陽明年譜附錄載徐霽等迎櫝于草萍驛與上杭驛，憑棺哭奠。

負冤含屈柴大紀

清代江山出武進士四十一人，其事功最烈，

負冤至酷者為柴大紀。柴于乾隆二十八年以武進士揀選守備，四十八年由福建調台灣鎮總兵，五十年十一月天地會林爽文起事，陷彰化、諸羅，殺知府孫景燧，理番同知長庚，全台板蕩，閩



戴笠將軍(右)與杜月笙(中)陸京士(左)在重慶商討東南敵後工作時合影(參見萬墨林著：滬上往事)

浙大震，赴援水陸各軍亦潰，提督黃仕簡任承恩革職拿問，總兵郝壯猷軍前正法。大紀力戰收復諸羅，嬰城固守，爽文聚兵萬餘圍之援濟糧絕，掘樹根煮豆粉以充飢，孤城岌岌，情勢日危，乾隆一再褒嘉，升署陸路提督，加太子少保銜，特旨令大紀：「不必拘泥守城存亡之見，設遇緊急，即帶兵殺出縣城，再圖進取。」

大紀復奏不退，乾隆覽奏流淚，下詔封大紀一等義勇伯，世襲罔替，諸羅改名嘉義，並着浙江巡撫琅玕賞給伊家屬銀一萬兩。

這真是異數，和坤以重臣當國，封號尚為三等忠勤伯，李鴻章戰平太平天國與捻匪，出將入相，天下仰望，亦只封肅毅伯。

只是好景不常，是歲十月，福康安率兵解嘉義圍，大紀出迎，未識諂事真臣，疏于禮節，自以為貴胄伯爵，不執齋戒之儀，福康安怒，撫事劾之，並周密佈置，多方傾陷，卒逮問處死。

福康安為大學士傅恆之子，其母為皇后妹，野史說與乾隆有染而私生，幼受乾隆養，貴盛赫奕，勢傾朝右。大紀江山鄉下人，外臣疏遜，愚昧忤之，含冤負屈，慘死抄家，長次兩子，遣戍伊犁，三子五歲，四子三歲解部監禁，俟年至十二歲，再行發遣。

是非關頭不妥協

縱覽江山一千三百年人物，有高僧大德，忠臣義士，理學名儒而最多者，為忤時相，擢貴臣，嫉惡如仇，含冤負屈之士。了解

江山鄉賢羣，可以知道戴先生為什麼子是非關頭決不含胡，決不妥協，不識利害，不認六親？

二十九年辦大川銀行董事長楊全宇(原任成都市長)囤積糧食，居奇發財。

三十一年在昆明查扣龍雲兒子率領武裝自緬邊麻立獨押運雅片烟土三卡車，恃勢鬧關，開槍拒檢，出動兵力，包圍還擊，才扣下來。

三十一年辦中央信託局經理林世良走私案，財政部明令放行，仍澈底查究，交軍法處死，有人勸以不得罪巨室，戴先生說：我寧可得罪巨室，不可得罪全國老百姓。

這些資料近來幾乎公開了，更有若干由甲室處理，局裏沒有案卷的如：

某君由胡宗南介紹與戴先生締交往來頗密，重慶特警班請他作專題講演，戴先生亦親自聽講，事後向同學說，這幾位先生為領袖身邊青年幹部中之明星。以後查得他任官某省，拿了人家若干條子，照樣專案報告，從此自領袖身邊淘汰下來。他的耳目亦靈，報告送出去，他即連日電話找戴先生，却藉故不與見面了。

一手拿頭悲劇感

了解江山鄉賢羣可以知道戴先生為什麼有濃厚的悲劇感，常說「死的決心。」隨時有奮不顧身，孤注一擲的拚命意識，奉命任特務處長時，向領袖當面說：「一手拿到頭，一手拿任命狀。」

戴先生自以為隨時可以死：空襲、遇刺、車禍，做錯或做壞了工作，却没有提到飛機失事。

三十三年便回家，戴老太太喃喃，家裏人客太多，這是事實，戴先生的朋友和部屬，道經江山，都來保安轉一下，老太太仁慈好客，不論尊卑，不分官兵，來了就是客人，殺鷄備酒飯，並送包茶葉或筍片，所以家用不夠，希望留點錢在家。戴先生說：錢永遠是不够用的，我的錢要留做工作用，我活著一天，家裏總可支撐，如果聽說我挪出去搶斃了，家財萬貫都成空了。

西安事變關鍵人

最能表現戴笠先生忠貞情操與決絕氣質的是西安事變，今天談戴先生故事的（含年譜與各種傳記。）都只提到「赴難」，這在西安半月記即有記載。

戴笠先生于西安事變時，正奉命偵查楊永泰武漢被刺案親赴香港，十二月十三日兼程飛回，作緊急處置：

秘密查扣禍首在平津京滬親屬與四維社重要幹部。

分別派員深入西安作瓦解和制裁工作，其中一路即王天木，王係特務處開山幹部之一，曾在

平津上海負責，在天津闖了大禍，領袖大怒要槍斃，戴笠先生力保改處永遠監禁，西安事變發生了才從禁閉室放出，尙刺光頭，戴先生在徐府巷家裏，請他吃飯，只有主和客兩人，飯後立即出發了。

中央主刺主撫兩派對立，議論紛紛，戴笠先生堅要給禍首有安全感，才有迴旋餘地。一個人到絕望時，才會自暴自棄，倒行逆施，玉石俱焚。抗戰勝利後，他堅持對偽官偽軍之處置，不可欺人太甚，不可逼人太甚，這是一脈相承的類似觀念。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赴上海見宋子文，請宋回南京，連夜召開家族會議，反對中央政治會議之軍事解決。

十二月廿二日隨 蔣夫人宋美齡女士暨宋子文先生飛西安，張部在西安機場即要擺佈他，幸賴夫人招呼不下令離開，乃得見張學良剖析禍福，促使痛下懸崖勒馬的決心。

戴笠先生在京準備二百支手槍，二百名死士，萬一不幸，有天崩地塌之禍，則準備霹靂行動

，與叛徒同路人及想藉此機會混水摸魚之搨賊者同歸于盡。

毛坑石頭臭又硬

當年主刺者聲勢甚大，據說力行社負責同志亦有主刺者，若干是想法天真，讀了幾句死書，想仿明于忠肅在「土木之變」中的作為，若千却是包藏禍心，另有企圖。戴先生在西安事變的幕後實起了關鍵作用，其奇勛簡在帝心，二十六年春，在上海宏恩醫院割治鼻疾，在當時是大手術了。領袖手令慰問，夫人親在探視，並交代醫院當局，沒有得領袖同意，不准出院。戴先生在當年官拜上校，今天肩上升三顆梅花的，上階無缺，只好混一輩子了，而戴先生身膺殊榮如此，這些經過他自己在若干場合，只約略提到，但見諸文字，却是四十五年來第一次了。這只是說明戴先生至性過人，憂國忘身，誓不與賊同覆載的決絕氣質，在江山鄉賢墓中亦可發現這同樣氣質。戴先生自己却從來沒有說得江山人這麼好聽，只是說：「毛坑裏的石頭，又臭又硬！」

邵鏡人教授著 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

同光風雲錄

中外文庫
之二十二

本書記清代同光兩朝人物，始自曾國藩，殿以袁世凱，共錄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駱秉章、沈葆楨、李鴻章、鮑超、曾國荃、郭嵩燾、劉銘傳、岑毓英、聶士成、劉坤一、劉永福、馮子材、唐景崧、瑞芳、張之洞、翁同龢、黃遵憲、譚嗣同、唐才常、秋瑾、丘逢甲、容閔、詹天佑、王闓運、康有為、梁啟超、章炳麟、嚴復、蘇文瑛、劉師培、王國維、張謇、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定價壹佰貳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